

心香一瓣

烟火徽年

张雪晴

腊月的第一缕年味，是从灶间飘出的。

在安徽，尤其乡下，一进腊月，年味便跟着“腊八粥”的香气弥漫开来。腊八这天，家家户户会用糯米、红豆、红枣、莲子等熬上一锅稠稠的粥。奶奶总说：“腊七腊八，冻掉下巴。”一碗热粥下肚，下巴才算保住了。敬神祭祖后全家分食，寓意温暖团圆，也正式拉开了“忙年”的序幕。

腊月廿三或廿四，是“送灶”。皖南很多地方，尤其是徽州地区，这天傍晚，家家在灶王爷像前摆上麦芽糖、糕点，祈求他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”。那麦芽糖粘牙，据说是为黏住灶王爷的嘴，让他多说好话。仪式后，那甜蜜的供品自然成了孩子们的零食，甜味里是对未来的甜美期盼。

小孩们最快乐的时候莫过于“赶年集”。老合肥人都晓得，“过年不到周谷

堆，年货总要缺一味”。天刚蒙蒙亮，市场里已经人声鼎沸。从大别山的黑毛猪、巢湖的银鱼干，到长丰的草莓、三河的米饺，四乡八镇的好物都聚到这里。老主顾和摊主用合肥话寒暄：“个好吃啊？”“好吃得很！自个家做的，包好吃的！”

这天镇上的老街挤得水泄不通，两边店铺的屋檐下挂满了成串的腊肉、咸鸭、香肠，油光发亮。摊位上，火红的春联、年画、灯笼映着人们的笑脸。

舌尖的徽味此时氤氲着热气：阜阳的格拉条筋道爽滑、淮南的牛肉汤鲜醇入味、芜湖的虾籽面绵长回甘……

天南地北的美食与热情好客的食客在此相遇，构成了最幸福的时刻。但孩子们最盼的，莫过于一串晶莹红亮的冰糖葫芦，或是刚出锅的糯米欢喜团，一口下去，满嘴酥甜，那快乐的味道，真能“一路绵延在岁月里”。

除夕的重头戏是“吃年饭”“祭祖”还有春晚。年饭极其丰盛，许多菜肴都有讲究：必有整鱼，寓意“年年有余”，除夕不吃，留到新年；圆子（丸子）象征团圆；鸡爪叫“抓钱爪”，盼来年招财。

在徽州，饭前必先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，在祠堂或家中厅堂摆上丰盛酒菜，焚香叩拜，请祖先“回家过年”。全家看春晚，守岁。长辈给晚辈“压岁钱”，据说钱要放在红包里，压在枕下，才能镇邪护岁。

大年初一，开门大吉。清晨，第一件事便是燃放“开门炮”，往日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彻街巷，碎红满地、灿若云锦，这便是安徽人所说的“满堂红”，盼着开门见喜、万事顺遂。

如今，为响应环保号召，更多人家换上了电子炮，没有刺鼻的硝烟味，却依旧有着洪亮喜庆的声响，既守住了年

的仪式感，也守护了一方清朗，让这份新春的欢喜，多了几分绿色与雅致。

这天讲究多：不扫地、不倒水、不说晦气话；早餐常吃茶叶蛋、枣栗汤圆，寓意“招财进宝”；人们会穿戴整齐，出门互道“新年好”；遇见邻居，拱手作揖，一派祥和。

从初二开始，便是拉开走亲戚、拜大年序幕。拎着精心准备的年货，走访亲朋好友，叙家常，话情谊，分享一年的收获与喜悦，畅谈来年的期许与憧憬，欢声笑语间，尽是亲情与温情的交融，让年味在相聚中愈发醇厚。

这就是安徽的新年，它不只是舌尖上的盛宴，更是情感的凝结、文化的传承。在红火与欢腾之下，流淌的是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岁月绵长的虔敬。

一碗粥、一串腊味、一声道贺，皆是安徽年的模样，藏着最动人的烟火气，也藏着最虔诚的祝福。

凡人心迹

立春，轻启一场春的呢喃

邵泽国

日历撕到立春这一页，日子忽然就软了下来。清晨推开窗，风没了寒冬的棱角，裹着残雪的淡息扫过脸颊，像碰过晒暖的棉布，暖意虽淡却真切，漫在眉眼间，驱散了连日慵懒。

墙角残雪没了冬日的坚硬，缩成浅浅水渍，边缘泛灰，风一吹便浸润进干裂泥土，不留痕迹。屋檐零星冰凌还带着冬的余韵，却失了锋利，尖端圆润透亮，映出细碎光；细小水珠落在窗台青砖，晕开湿痕又转瞬被吸干，无声告别寒冬。

田埂上的枯草依旧枯黄，却没了冬日的僵硬，风一吹便轻轻伏下，露出根部藏着的嫩黄草芽——细如绣花针，裹在褐叶间，带着湿润的淡绿，不细看似乎与泥土相融。蹲下身轻触，软乎乎的带着泥土微凉，那是生命苏醒的触感，悄无声息却满是力量。

村头老槐树依旧枝桠光秃，却没了冬日的死气，树皮皱纹里藏着淡青，轻摸能触到细微湿润。枝桠间去年的枯叶一碰就碎，小小的芽苞嵌在缝隙里，圆滚滚裹着细绒毛，似初生雏鸟般怯望寒天，但却藏着倔强，默默积蓄力量。

窗台花盆里，去年枯萎的月季枝桠上，也冒出了青绿色的小芽点，不起眼却透着生机。母亲蹲在窗边，小心拨开盆土，指尖拂过枝桠，眼神温柔：“立春了，该醒了。”她指尖带着泥土气息，轻触芽苞，那份温柔与立春气息相融，朴实动人。

古人云：“律回岁晚冰霜少，春到人间草木知。”这句诗不似那些耳熟能详的咏春之作，却道尽了立春的真谛——

春从不是轰轰烈烈的降临，而是藏在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里，藏在草木的萌动里，藏在泥土的湿润里，藏在人们不经意的温暖里。它不像盛夏那般热烈，不像深秋那般厚重，也不像寒冬那般凛冽，它是内敛的，是含蓄的，像一场轻声的呢喃，温柔地唤醒世间万物。

路边灌木丛的枝条泛着淡青，看似干枯的枝皮下，早已涌动着生机，每一寸都在悄悄舒展，静待春日暖阳。泥土里，冬眠的虫儿尚未苏醒，却在黑暗中积蓄力量，等着春雨召唤，便破土奔赴春天的邀约。

人们渐渐褪去厚棉袄，换上轻便农裳，步履也轻快起来。老人们搬着小马扎坐在墙角晒太阳，指尖摩挲着针线，脸上带着淡笑；孩子们褪去棉衣在田埂奔跑，脚下泥土松软湿润，身影与草木、暖阳相映，满是生活烟火气。

立春，从不是春的盛放，而是春的启程。它没有桃红柳绿的热闹，没有姹紫嫣红的绚烂，只有最朴素的生机，最细微的变化，最温柔的期许。它教会我们，所有的美好，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就像这破土的草芽，就像这枝头的芽苞，就像这融化的残雪，都是在无声中积累力量，在等待中孕育希望。

生活亦是如此，平淡日子里的默默坚持，悄无声息的努力，如同立春的生机，在积累中成长，终会冲破寒意，迎来暖阳。立春轻启春的呢喃，也开启一段新征程，它告诉我们，寒尽终会暖，静待皆可期，每一份无声的坚守，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往事随想

年糕的“黏”度

孙志昌

超市里整整齐齐地放着年糕，用真空包装袋包着的，又白又光滑，包装上写着：水磨年糕，方便快捷。平时常常煮汤或者与青菜、肉丝一起炒着吃，不粘锅、不粘筷子、软糯无腻感，但总缺少了生活里的一点生气。

那天老家寄来的包裹拆开以后，泡沫箱里用干荷叶包着的东西边角发黄，麻绳绑得也不太整齐，泥土、阳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还有一股米香——是奶奶的年糕。

记忆中过年的味道是从臼杵声开始的，腊月晴天新收的糯米颗颗饱满，在一整夜井水浸泡之后就放到木甑上蒸，灶膛里的松柴噼啪作响，整个房间充满着清新的米香。蒸好的糯米被放入石臼中，父亲拿着木杵一下又一下地捶打着那团热气，爷爷蹲在旁边找到空隙就把边缘上的米往中间拨动——手上沾着冷水。木杵的声音沉稳有力，米粒经过反复捶打就渐渐散开，融合成一团莹白柔软的面团。

奶奶将热气腾腾的米团放在撒过米粉的案板上，用干枯有力的手揉、按、抹，最后“啪”的一声就变成了一大块方正厚实的东西，边角粗糙，表面留有清晰的指纹，触手很温暖。

眼前的年糕解开麻绳、剥开荷叶，边角不齐、干裂、呈米黄色，像被阳光晒过的厚玉。在蒸的时候水汽升腾，干裂处逐渐变湿，各种香味混杂着从锅里飘出，米香、荷叶清香、柴火熏出的淡淡烟味。

蒸熟的年糕被筷子夹住时会垂下来，在盘子中摇晃并黏附在表面，轻轻一拉便能抽出很长的透明银丝，微微颤动着。若想收回缠绵不断的丝缕，就用筷子绕两圈。

入口的时候牙齿轻轻地合上，不发生断裂，而是黏糊地包住齿间，细密缠绕、富有弹性，一股纯粹霸道的米香味立刻占据了全部感官。

真正的黏糯不是客套疏远，而是固执地缠绕着——粘牙、粘筷、粘住回忆。

热气腾腾，如同老屋灶间飘出的白雾，爷爷翻动手掌的样子、父亲起落的脊背、奶奶拍年糕时满足的表情，这笨重的年糕粘着的是什么？它黏着了一段完整的时间、一副吃力的生活，也黏着那颗怕你在外忘记根本，恨不得把整个故乡的味道都装进包裹里的沉重牵挂。

超市买的年糕没有粘性，但是奶奶做的年糕却把应该因时间而消失的温度、形状都保存了下来。

黏性就是手工制作中的温度、时间的厚度、爱的程度。

甜味和糯性在舌尖纠缠，心里一直不能忘怀。



风里的咸香 笑里的年

徐金陵 摄

生活感悟

夜雨怀乡

张昌青

失眠于我，是一场经年不愈的顽疾，总在毫无征兆的深夜悄然袭来，睡意一点点散去，只剩清醒在黑暗里蔓延。窗外夜雨淅沥，敲打着窗棂，也打破了夜的寂静，为这无眠的夜晚，添上几分清冷又温柔的味道。思绪顺着雨丝飘远，像被打开的时光匣子，过往与当下、牵挂与怅惘，一幕幕在心里缓缓铺开，挥之不去。

年少时，我曾拼尽全力读书，一心想走出闭塞的乡村，去往远方的城市，去看更广阔的世界，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前程。那时的我，满心都是向外走的渴望，总以为离开故土，才算真正长大，总觉得远方的灯火，才是人生该有的模样。

几经辗转，我终究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，成家立业，过上安稳的日子。时光匆匆，如今孩子也已步入大学，算是圆了我当年对未来的期许。人生过半，看似安稳圆满，可每夜深人静，心底总会涌起绵长的牵挂与思念。

人到中年才慢慢懂得，走得越远，心越念旧。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家乡那条蜿蜒的乡间小路，想起路尽

头——母亲倚门守望的身影。那条小路，藏着我童年的欢笑，载过我少年的心事，更盛满了母亲日复一日的等待与期盼，那是刻在骨血里的温暖，是一生都无法抹去的印记。

岁月从不等人，当年目送我远行的母亲，如今已是鬓染霜华、脊背微弯。故乡的小路依旧，老屋还在，可时光已悄悄换了模样。我曾拼命想要逃离的乡土，如今成了最想回去的地方；我曾习以为常的陪伴，如今成了最珍贵的念想。

原来这一生，我们拼命向外奔走，求学、安家、立业，到头来，不过是学会了回望。所谓故乡，从不是一个地理坐标，而是有母亲在的地方；所谓心安，也不是城里的安稳居所，而是有人牵挂、有人等候，有根可寻、有家可归。

夜雨未停，思念绵长。走过半生才明白，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，而是故土的烟火，是母亲的温柔。只愿时光慢些走，让我有更多时间归乡伴母，重走那条旧路，把半生的乡愁，都安放在最温暖的归途里。

浅吟冬韵

陈俊伟

冬，着一袭素净淡雅的衣袂，从时光的深处款款而来。它以清冷的指尖轻叩心门，引我们静立聆听自然的絮语，在凛冽与安谧交织的怀抱里，感悟生命的本真。

雪飘落，宛如碎银漫洒，闪烁着清冽的光。每一片草叶、每一根枝桠，都凝着点点霜晶，恰似繁星坠入人间。晨曦初绽时，霜雪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，勾勒出一个银装素裹、冰清玉洁的童话天地。这是冬的笔触，细腻而精致，将天地晕染成一幅素净的水墨。而每一片翩跹的雪花，皆是生命坚守的信物，消融后便化作甘露，滋养着冻土下蛰伏的希望，让每一寸土地都在缄默中，谱写着顽强与复苏的诗篇，静候春的足音。

风，是冬的信使，携着凛冽与萧索而来。它如一位冷峻的雕塑家，将澄澈的湖水塑成寒光熠熠的冰层。偶尔冰层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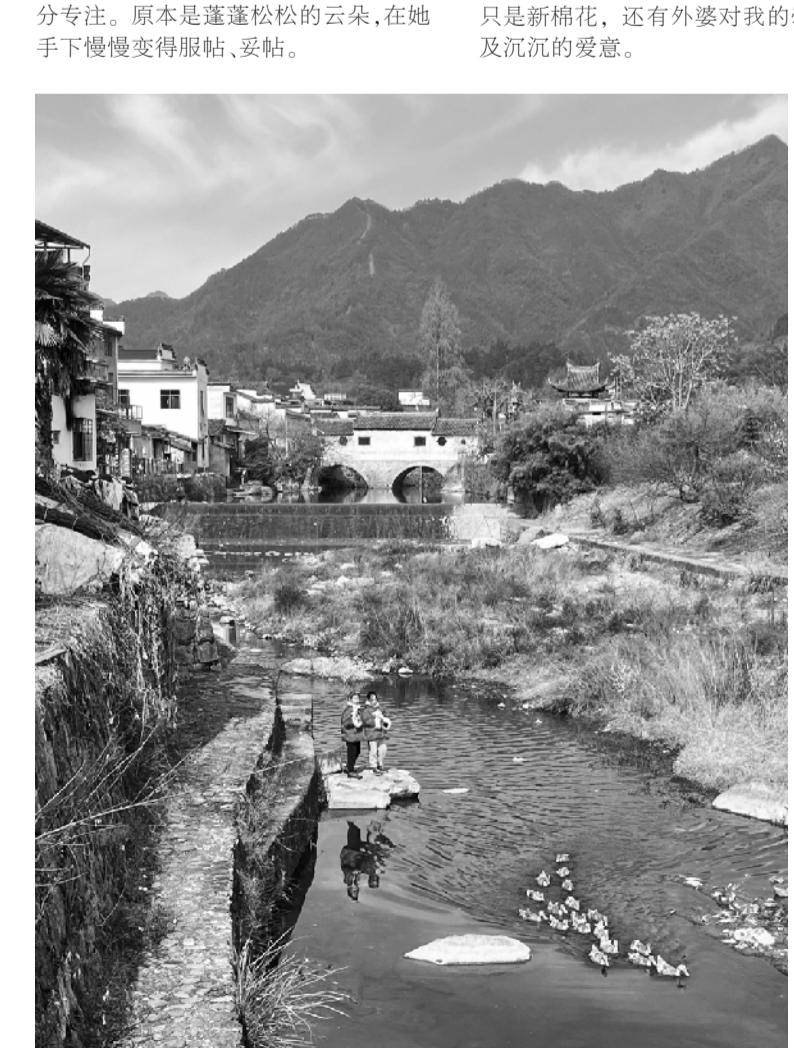
裂的脆响，是冬的心跳，划破寂静的长空，惊起寒鸦数点，扑棱着翅膀遁入天际。房檐下悬着串串冰锥，剔透如出鞘的利剑，锋芒暗藏。它掠过苍茫田野，翻越连绵山川，卷着枯黄的落叶翩跹起舞，似蝴蝶与大地作最后的吻别。呼啸的寒风里，既有远古的呼唤，诉说岁月沧桑；亦有生命的低吟，回响春华秋实的过往。正是这刺骨的凛冽，雕琢着我们坚毅的品格，淬炼着我们不屈的意志。

冬日的暖阳，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。清晨，第一缕曦光穿透苍穹，洒向沉睡的大地，如希望的火种，在夜的余韵里点亮生机。它漫过薄云，洒下缕缕金辉，温柔地摩挲着世间万物。暖阳之下，天地皆被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，时光仿佛在此刻凝驻，让人沉醉于这份宁静与安然。为寒风中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递上一杯热豆浆，她眉眼间的笑意，

比暖阳更暖；停车为赶路的行人让行，他们匆匆的脚步便多了几分从容；孩子们裹着厚棉衣在阳光下追逐打闹，清脆的笑声，将冬日的寒意驱散殆尽。

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那一抹嫣红，是冰天雪地里燃烧的火焰，从岁末的长河中款款而来。“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”，是墨梅不慕虚名的淡泊；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，是红梅历经风霜的坚贞；“忽然一夜清香发，散作乾坤万里春”，是白梅默默坚守的期许。梅香清冽幽远，在冷空气中漫溢，为寒冬添一分诗意，为生命蓄一腔力量。

当我们走入冬的深处，似乎更能听见时间的低语。冬仿佛是一位智者，以沉默教人沉潜，以寒冷让人贴近温暖，以万物的蛰伏暗示着生命必要的停顿与积蓄。它不催促，不喧哗，只以一场



慢时光

吴雨田 摄